

高粱

宁光标

漫步幽婉小径,不经意间,邻居阳台上的几株高粱收入眼底,于是,高粱,在不曾流逝的回忆中浮现。

老家是一个人多田少、旱土瘠薄的小山村。长久以来,惜土如金的父老乡亲不愿闲置一寸土地,蚯蚓一样的田埂,犁头宽的山边,每年都会因地制宜地种上爬藤蔬果和杂粮。

离我家1.5公里远的雷公坳,少有人烟,进去的小路蜿蜒如蛇,山顶草木葳蕤,一块块腰带似的旱土纵横交错,从山脚延伸到山腰。就这样,这方旱土便变成了红薯和高粱的摇篮。

甜高粱,杆细,皮嫩,籽儿不饱满,虽然糖分不及甘蔗和甜菜,但回甘爽口,对农村孩子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甜材。

上秋,坐看天蓝地绿的高粱开始扬花,大风吹来,地里如碎雪纷飞,穿行其中,肩上、背部、头顶都会落下薄薄的一层。

时光在四季轮回,骄傲里含着羞涩,火红中缀着朴素的高粱,叶绿泛红举向天空,向太阳致谢,穗朵沉弯向大地,向泥土感恩。每每想起,顿觉那一朵朵鞠躬的高粱,依稀重叠着父辈们匍匐的影子。

早熟高粱,立秋前后收割,迟熟高粱,收割的日子在霜降时分。在这段日子里,惹人喜爱的高粱,穗朵饱满后,把它压得抬不起头来,昆虫中的望族成员蚂蚁一往深情地眷顾,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避风雨,不躲太阳,爬上高粱的茎秆、长叶、穗朵,仿佛远离故土的游子久久不想离去。它与玉米不同,全身干枯,依然玉树临风,直把地面遮蔽得阳光所及之处只洒下斑驳的光点。阴晴之日,那些觅食的鸟雀也不得闲,一浪又一浪地贴着地面飞过来,一会,又扑棱棱腾空飞去,当你尚未回过神来,它们又落在高粱身上,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

收回后的高粱,经过阳光曝晒变得干燥。父亲和两个表叔及陈伯伯,个个身强体壮,各自站在禾桶的一角,侧着身子,一次次轻扬重落,直打得厚实的禾桶颤颤巍巍,咚咚作响。这等功夫,看似简单,实为技术重活。父亲他们,每次摔打时,双手会在回扬的秒间有力地摇晃几下,后来知道,那是为了让松动的高粱米粒不再藏在穗朵里。

个把小时,十几捆扁圆、结实的高粱如数打完,喜笑颜开的他们扒的扒,撮的撮。尔后,每人挑着百多斤的高粱,揣着心中的希望,走向生产队仓库。

分到高粱,愁云散去的母亲,兴高采烈,撮上一簸箕走向偏屋的石碓,一次两升地慢慢春捣。母亲一脚下去,春走了困倦,一脚上来,捣去了饥饿。

高粱米粒做饭,可纯煮,可掺入少量大米合煮。纯煮的高粱米饭

筋道,有些回味,合煮的高粱米饭细滑,令人浮想。

有了高粱米,我们兄弟三个不仅仅只想饱食一顿高粱米饭,还会拉着母亲的手不停地嚷嚷想吃高粱粑粑。做高粱粑粑是一件苦差事。我家的石磨比较大,有百多斤重,一个人推,常常会弄得精疲力尽。精明的母亲每次推磨,总会把我叫上。她缩着衣袖站在石磨边,右手握住石磨一侧的木柄,左手灵巧自如地把早已倒在磨盘上的高粱米粒慢慢送入石磨中间的磨眼。就这样,高粱米粒在石磨一圈又一圈碾压后变成了白白的高粱米粉。

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形容高粱并不为过。脱完粒的高粱穗朵,父亲会把它扎成扫帚,这种扫帚轻便好用,经济划算,一般用过两三年后,新的高粱长成,才会被替换掉。高粱秸秆,父亲舍不得丢掉,一番精心构思,把它们制成蒲团和各式各样的儿童玩具。逢场赶墟,父亲带上这些扎实精致的蒲团和栩栩如生的玩具来场上叫卖。散场时,父亲像喝了蜜一样,一边数着十几张毛票,一边甜甜地笑着往家赶。

酒的酿造,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众多的酿酒原料中,唯有支链淀粉含量较高的高粱,经过蒸煮,堆积发酵,摊凉翻造,酿造出来,酒体醇厚,酒线细长,酒花经久不散。

父亲常说,高粱酒,香,不辣喉,不上头,好喝。

神滩晚读

平塘印象

王道清

出于对天眼的向往,我走进了平塘。

平塘是贵州黔南的一个小县,只有30多万人口,因为天眼的建造而闻名。

汽车下了高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道路宽广,楼房高耸,市面整洁。整个县城静静地躺在群山之中,一条小河把县城分成了两半。

我们找到宾馆住下,夜幕已经降临。宾馆边上就是步行街,沿着夜宵摊走进,只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在闲聊。听当地人说,楼盘不少,价格不贵。

“这么多房子,卖得出去么?”我指着那些漆黑的窗户问一位中年汉子。

“有人说,只要天眼在,早晚有人买,而且还要建。”中年汉子抬手划了一个圈。我才注意到远处林立的塔吊。

第二天清早,我虽在异乡,但依然早起。沿着小河走上去,在不到两公里的河床上竟然有两座廊桥。金科廊桥和玉玉廊桥。听说还有,桥修好了,静卧江中,方便行人车辆,廊桥上的摊位却空空如也,并没有商家响应,也许是疫情的原因,或者是已经确定,正在装修店面,但愿日后红红火火。

平舟河穿城而过,两岸是高高的防洪堤,防洪堤下面,高出水面不到一米的位置有一条人行道,方便枯水期行人走动。两岸河边都有老者垂钓,不时有小鱼上钩。

野鸭子!两只。机灵地在河边悠然觅食,并不惧怕行人,看来环境保护还行。

走,去观天眼,这是此行的第一目的。

吃过早餐,我们迫不及待向天眼进发。从平塘到

眼,全程高速,几十分钟车程。站名就叫“天眼站”,应该是独一无二。

天文小镇,整洁,大气,建筑物几乎都是白色,像宇宙的浩瀚,似天体的无垠。充满了奥秘,深藏了疑问。

感谢景区对医务人员的关心,登记了证件,140元的门票全免了!按照要求存放好物品,摘下手机,登上交通车,向大窝岔出发。

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满眼的青石和灌木,偶尔有一棵或两棵松树和柏树从石头缝里倔强地长出来,根部都是弯曲的。

这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岩石峰丛。汽车七拐八拐,终于停下。我们以为到了,却被告知还要乘坐20元的交通车。

这就是天眼,大国重器!此刻它静卧群山,张开镜面,呈现在我的眼前。没有喧嚣,四周连鸟雀的鸣叫都没有,我手扶栏杆,把视线从脚下延伸到对面山脊,震撼!巨大的银色球面如此耀眼,光芒深深地刺进我的心里。有人说“不看天眼遗憾,看了会更遗憾。”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天眼的作用和内涵,没有体会到建设者的努力和艰辛。

说到天眼,不得不提南仁东。从1995年开始,南仁东带领科研团队从考察、选址、建设……呕心沥血,不畏艰难,科学布局,以身作则,攻克了一个个世界难题。终于建成了举世瞩目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南仁东因为过度劳累,身染重症离开了我们。

看到天眼,遥望天空。南仁东像一颗恒星,永远在宇宙中,在我们头顶,昭示日月,催人奋进!



秋染白桦林

李海波 摄

在杏坛站立的一棵老树——致敬老师

林目清

题记:妻子在学校被学生撞倒,摔裂股骨,在长沙湘雅附二医院做手术。我等了揪心的6个多小时,她才从手术室出来,心疼的泪水化为诗行……

30余年站在杏坛播撒春雨
在风中铺洒阳光
在杏坛站立太久,枝叶扩开
需要承受的越来越重

骨质疏松,拒绝继续载重

骨头是地里长出的支架
肌肉是泥土爬上骨头的帮衬
它们长出站立的灵魂
灵魂在输送知识与智慧的因子

股骨突然破开裂缝
让灵魂即将倾倒
是因为挺立的支架耗损过度
急需剥开肌肉修补

手术室是生命修补与再生的隧道

推进去,推出来
时间穿过隧道等你醒来
已换了人间

杏坛下的那一片小森林已迁走
他们去了另一个天地
你重新站起来
已是杏坛上的一棵老树

一个个入了新世界
根在延伸,伸向远方
你还要为新世界讲解
新的天地的形成与新的天的
高度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遗失声明

武冈工作站

兰金花(住新宁金石镇,身份证号:430528197612080028)不慎遗失武冈市人民法院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收费项目为:财产案件受理费,票据号码为:湘财通字(2019)№3230136960,特此声明作废。